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八

郝敬解

泰伯第八○前篇多述孔子志行此篇首泰伯終以三帝三王集羣聖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下至曹子臧吳季札衛子郢輩非不讓也然讓位而不讓名名之成非國之福也我有讓之名國受讓之害故季札子臧子郢以讓致亂夷齊讓而

人付之祚微且其讓止一國耳文王讓天下民猶得

而稱君子爲名譽而爲善者下也德立而名隨猶有
名在焉若泰伯之讓韜光泯迹默承父志已不言而
人亦不知當時初未覺泰伯之去爲讓者未幾而季
歷立矣文武興矣天下歸周矣乃追思當日泰伯之
去實是以天下三讓豈但讓岐周之侯封而已乎向
使泰伯處父子兄弟間畧存形迹豈能晏然以至于
今蓋易適立庶事難顯行無論泰伯不讓使讓而明
推子季歷季歷亦友弟也詎肯受之古公亦賢父也
其心詎安必至互相委避形迹昭著事體時勢少垂
則讓之名顯而文武之業不可知矣惟伯能泯然一

去知幾潛遁使王季因心則友潛開八百年丕基雖
文王以有二讓商不及焉蓋文王所讓者不在家庭
兄弟間易處耳處文王之時勢可以無讓處泰伯之
時勢不讓不可文王讓而使人知不損于殷不失爲
純臣泰伯讓而使人知未可爲孝子仁兄矣故吾夫
子稱泰伯曰至德稱文王曰周之德蓋惟有泰伯之
讓而後能遺文王之讓讓而能使人不知人受我讓
而使之不覺讓一國而遂讓天下讓天下而并讓讓
之名故曰至德也已矣

按史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賢而

有聖子昌卽文王也。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仲雍托採藥逃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以示不可用。蠻人義而歸之。立以爲君。國號句吳。泰伯卒。無嗣。吳人立仲雍。五傳至孫周。章當武王韋商求泰伯。仲雍後得章。而章已君吳矣。因封之以嗣泰伯。更封章弟仲于虞。以嗣仲雍。夫泰伯與仲雍同逃也。而夫子獨稱泰伯何也。泰伯適子也。國本伯之國。伯旣爲季而逃。則仲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三讓終辭也。凡初辭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至于三而辭始決。主人不再致。客遂退矣。故不受曰三讓解者。

鑿爲之說非也。或疑大王不宜言翦商之志。引說文翦作戡訓善亦非也。蓋翦商本魯頌之誇辭。卽指大王立季歷事何足爲大王累。又疑泰伯不宜父喪不奔。引吳越春秋謂大王薨泰伯赴喪畢再逃。夫逃而復返則迹與初違。二子旣去必無返理。其文身斷髮正爲廢禮自絕耳。生死去就求不相及。雖不歸不足爲二子累。凡尚論者貴達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洗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聖教先於禮行禮先於恭退讓所以明禮然苟卑詔之過無以節之則非禮之禮反局促而乏自然強世而行不勝其勞豈得爲禮乎故禮者中而已非徒致恭之謂也凡事適中皆謂禮有禮則動罔不臧無禮雖美行亦偏愼無禮則恐懼驚悸而爲憊勇無禮則負氣陵上而爲亂直無禮則徑情急迫而如絞故禮者百行之軌萬事之節也其教化在上其感通在心爲人上者禮教之主不必勞于爲恭但于日用人倫不失其仁厚之心親者勿失爲親故者勿失爲故則民有良心莫不興仁興讓而親親長長之化行所謂

以禮讓爲國篤恭而平天下。不過此矣。豈強世而爲之乎。故曰。禮中而已。聖人言禮易簡如此。禮書言禮繁瑣苛密。謂非強有力者不能行。夫禮必強有力者能行。宜季氏之日闇而跛倚臨矣。禮云。禮云。何至于此。故言禮者準諸聖。二十篇爲禮樂之宗。盟學者務本。生枝則易知。易從。禮樂無日不流行于天下矣。

惠與德同。德懇然。恐懼貌。單帛曰絞。禮有絞衣。偷絞縊殺人。亦曰絞。左傳絞縊以戮。皆急薄意。直則絞。如子證父之類。故舊不遺。不以小怨棄大德也。不偷有餘也。寬綽之意。偷不足也。朝不謀夕。曰偷。詩云。此令

兄弟綽綽有餘。卽不偷也。通章六段用六則字作轉語。分爲二章者誤。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人身含受性命。參爲三才。本皆聖賢之具。爲人君臣。爲人父子。爲人夫婦長幼朋友。責任至重也。庸人妄自菲薄。委身不肖。至犯刑虧體。或恣情慾。至疾病傷生。養身與養德。原非二事。未有喪身而不喪德者也。曾子之學。守身爲本。三省三貴。弘毅自任。死而後已。祭義曰。樂正子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
可謂全矣孟子謂守身事親不失身而能事親若會
子者可謂養志矣平日戒愼恐懼至于將死教門人
開衾驗其手足以示其無傷故開也意不主一手足
手足無傷天下不獨會子正使手足如常而內有愧
心外有虧行所傷滋多姑借手足教小子保身之道
見人生令終之難耳戰戰兢兢云者非憂患之謂卽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之心而加篤耳凡聖賢兢兢卽
是幾康恭敬卽是舒泰有憂卽是無爲性體流行自
然終日乾乾今而後者前此一日猶不敢自信一息

尚存猶不忘自守乃所謂死而後已者也。小子門人也。語終又呼致丁寧之意。幼學方始善終未易故呼小子也。

聖學主誠愛其身以有爲也。二氏主空滅其生以爲樂也。彼旣不知守身爲本焉。知脩齊治平之事。聖賢所以自任天下之重。二氏空譚無實不可嘗試也。云吾知免夫者。何謂也。所謂一棺戢身萬事都已。主如行路死如歸家。路遙跋涉。間關險阻。抵家門而後卽安。不得其正而死者。如中道遇虎狼盜賊棄屍原野。何以死哉。君子所以重全歸也。佛氏妄言地獄天堂。

說者遂謂人死有知或謂人死無知聖人固已言之矣曰知生則知死生有知死亦有知情識牽累則幽冤結滯是爲有知生無知死亦無知與虛同出與虛同入是爲無知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惟聖人與大虛同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大虛空明靜朗不識不知非情識記憶耳目營營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言曰者病沈冥而力言也將開示孟敬子先表已言之善欲其虛懷聽受似有秘旨相告及言不越尋常身心間若聽者視爲尋常便成辜負所以先自表也曾子一生操存惟此三事容貌辭氣顏色皆心也三斯功夫綿密顯微無間須臾不可離中庸謹獨大學誠意顏子克復皆不越此學者收拾放心向自己容貌辭氣上檢點視聽言動以禮則德性用事施于四體粹然盎然苟心不存氣質用事容貌不躁暴便惰慢故動卽思遠之辭氣不鄙俗便背謬故出卽思遠之顏色如此中心不如此便不信故正卽思近

信近信者遠其不信也不信者色莊也外正而內不正也三事無須臾離身則心無須臾離此三者日用隨身規矩守約之功德成而上者也至于名物器數藝成而下者也不關身心便屬外務細行不可遺而彼自有司之者在君子先心正身脩本立末舉心不操存而逐事徇物非端本之道也

此章與顏子四勿同功皆約禮之學容貌三者禮之體籩豆禮之器籩竹器豆木器制相似皆容四升籩盛果核乾糗之類豆盛菹醢等濡物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大夫之

家有祭器故舉籩豆有家臣故舉有司周禮籩人掌
四籩之實醯人掌四豆之實皆有司也此與上章皆
曾子將死之言及檀弓所載易簣事非生平涵養得
力安能到此讀者所宜體究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孟武伯之子檀弓云悼
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
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
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据此亦肆然無忌憚者故曾
子約之以禮居高位者脩身爲本非禮不動所以脩

身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克己致虛之學有我則不虛以能問不能數語形容平易謙冲無人無我之度非拘拘取必于問也若無若虛二語申釋其意能不能以所造言多寡以所得言問以事言若以心言總之中虛耳凡俗學有一分工夫者便有一分勝心既有勝心卽有我相有勝心我相則是已而非人有犯則必較聖賢心同太虛忘人忘我旣不知在己之善安見在人之不善其視

非道相干如手足爪牙誤自相觸何計校之有昔者
吾友指顏子生平若無若虛是聖人氣象大舜善與
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夫子好學不厭皆是顏子希聖
故曰從事于斯未遂到此可與幾矣

顏子承聖教則終日如愚無所不悅夫子欲得其一
言之問而不可得及遇衆人孜孜好問此所謂以能
問不能也舜大知亦惟好問學者受益莫大于好問
夫子心喜顏子之不待問而又恐諸子之恥於問故
美顏子往往婉其辭若不足所以善誘諸子也

若無若虛卽是屢空田地後儒理學家是一片勝心

故生人我計較。聖賢心虛初不見何者是學。何者是道。而無非是學。無非是道。所以學無盡。道無盡。與人無計校。惟所見大。故其器宇恢洪。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予君子人也。

人生十五曰六尺。百里公侯之國。命。國命。政柄也。託孤寄命。皆曰可者。以不言也。臨大節曰不可者。以守言也。尋常無事。保護安全。人猶庶幾。時際艱難。主少國危。存亡之秋。人所難處。斯人義理精明。利害不能眩。志氣堅定。生死不能搖。所託所寄。既克濟。立身行

已又無虧才全德備非君子其人乎苟寄託雖效而
屈節立功或慷慨見節而國事無補以稱備道全美
難矣故疑其辭以決之

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古者二十而役則七尺是二十歲
也中人身軀止七尺故二十成人曰七尺升降以五
年爲率則六尺十五歲也五尺之童十歲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聖門以仁爲教此章記曾子力仁之功仁以大虛爲

量萬物皆備。聖人心同大虛。乾健不息。則不須言弘毅。若士有志求仁。不可不弘毅也。蓋人心所以難存。易放。惟其胸襟不空闊。受私欲隔礙。精神不堅強。被塵情壓倒。故當仁任重而行仁道遠也。必胸襟廣大。乃能容此重任。精神強固。乃能涉此長途。所以不可不弘毅也。夫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何處著得弘來。包負又何處著得毅去。撐持仁在幾希間。安見其爲重。不越方寸地。安見其爲遠。須知此弘。惟精惟一。而量包天地。此毅無忘無助。而氣亘古今。幾微間。卽與大虛通。形形色色。普含。但有障礙。卽大虛填作秋毫。但

無障礙卽秋毫普同大虛所以士不可不弘也一段元神與天地相終始其來無首其卒無尾既落在形骸須形骸盡生意乃盡若形骸未死一息昏迷生理消歇如行屍走肉所以士不可不毅也讀者但理會弘毅如何任與遠如何死而後已如何仁思過半矣此皆曾子自己分上事質魯人工夫篤實所謂剛毅近仁也孔顏爲仁悅樂不厭欲罷不能自無許多意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禮樂非專指典籍人心有無言之詩無文之禮無

聲之樂冥會經義非全倚文字也常人未嘗學問
氣用事如奔馬燧象須先調理性情平其驕憤彊陽
之習鼓其從容和平之思凡暴戾皆習氣也和順則
天機也天機和順常于歌咏得之惟詩道理深長意
思敦厚辭氣溫柔咏嘆淫佚自然心驩意肯所謂興
於詩也然天機初動網緼一氣熏蒸未透感發于一
念者須持固于永久俟其欣暢活潑之意參前倚衡
守而無失必規矩準繩筋躬約已然後可與立是則
禮之功也由是幾之興者生生不已守之立者存存
匪解無始以來麤浮之習消融學問以後矜持之迹

渾化和順于道德習贊成自然必扇以八風之和諧
以五音之節然後躁心平憇心釋美善兼盡金和玉
節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之謂成也記曰其成也懌恭
敬而溫文樂之謂也此章卽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
之意詩亦樂也凡聖人言禮樂根于心興立成皆身
心自得聖學惟悅樂德以溫良樂易爲至詩始之樂
終之禮綱維乎其間者也夫子於小子曰何莫學夫
詩於成人曰文之以禮樂記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
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樂之節文耳此理

無所不貫萬事萬物皆然始作皆欣欣正作間少仁
久之成熟皆有樂意天地初開萬物始生元和一炁
興詩也高下散殊立禮也保合安貞性命各正成樂
也與言詩詩有比興也立言禮禮履也履則立成言
樂樂象成也三者不廢誦習亦不倚誦習如倚誦習
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誦詩乎成童舞象亦學之終乎
且惟詩有經而禮樂無經隨時反求自得雖詩一篇
禮一節樂一音皆可興可立可成必如詩三百禮三
千樂八音十二律邊豆之事玉帛鐘鼓之云汎濫枝
葉非聖人反約之教必如風雅然後興則惟有商賜

必節文然後立則惟有公西赤必音律然後成千古
一夔耳

古人詩禮樂之教外博采之文藝內約之身心是以
童而習之故其教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
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又曰春
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士庶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
勺十五成童舞象古人於詩禮樂自少至老斯須不
去身居則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
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
玉琴瑟無故不徹以養中和之氣則非僻之心無自

入是以古人小子有造成人有德今人自養蒙已不
端不知禮樂爲何物聞其聲容習其文采漫然若無
所與于身心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者也自少至
老飲食衣服言貌舉止無非惰慢傲僻之氣先儒云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知言哉

詩六義有賦比興興者情之動也詩主興猶易主象
皆寄諸辭外猶人哭死者而數其事動人處不在事
而在哭泣之情詩興亦不在辭世儒以託物爲興不
知託物爲比也必託物爲興有如賦不託物不可以
興乎經解云溫柔敦厚其失也愚如言立蒙愚

也何興之有無興不可以爲詩不知興不可與言詩
二十篇中聖人於詩蓋諄諄焉僅有取于師商耳

禮樂無經而有記樂記卽在禮記四十九篇中今所
傳儀禮十七篇周禮六官三百六十職謂皆周公作
乎非也儀禮繁瑣周禮駁雜惟戴聖所記四十九篇
精粗本末備樂記一篇卽寓禮記內正是聖門致中
和之教故道莫備于禮禮外無樂大本立達道行和
也者禮之用也自兵家以聲音言律專倚吹竹累黍
立均校尺爲律之源謂伶倫死而絕藝無傳詖詭好
異互相非詆自謂聞聲知禍福小道惑人皆濫觴于

審聲知音。虞書百獸率舞之說。而緣飾于師曠之歌。
南風子期之知山水。影響附合。考其制作。訖無成效。
皆俗儒好信耳食之過也。中正和平之理。本乎人心。
心和則氣和。而八音之和應之。故夫怒心感者。八音
皆怒。哀心感者。八音皆哀。古人始爲六律。以正五音。
制八音。以和八風。程法旣立。物曲由人。家有世業。工
有師承。材美而工良。按法而製器。隨宜斟酌。以求合
乎大雅。雖今猶古也。所謂治興亂邪。與正不言而喻。
豈必區區竹管之長短。黍粒之大小。然後諧于元始
之正音乎。是以二十篇中。言禮樂無玉帛邊豆升降。

之數無鐘鼓管籥鐃鈞鐃鞀之聲其語魯大師樂云
可知者是聖人之言樂也其教子張百世可知者是
聖人之言禮也蓋器數損益寄諸曲藝而中和之理
不假器數傳者古今不易舍此而深求隱僻如後世
律呂家言豈性情易簡之道而樂其爲絕響矣斯須
不可去之謂何聖言豈欺我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之言冥也往來因循曰由測度隱微曰知使教使
也使之由謂命官設學道以德齊以禮也不可使知
謂上達難傳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先儒謂聖

人非不欲使知之不能使耳此曲爲聖人回護其實
雖能使亦不可蓋聖人爲世道人心慮甚遠故曰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使知之是
語上也中人且未可況下民乎蓋虛解則欺好知則
蕩民心本愚而情欲相感利害相攻無規矩必亂不
約束則不齊庠序學校之設司徒之官五教之陳經
曲等殺之節教民一步一趨倣準而行惟使之由而
已苟由之而知卽下學而上達賢人君子由此出可
也由之而不知則規矩準繩自在亦不至壞法亂紀
此賢愚兩利之教若舍此別求懸解探譚隱微以希

妙悟則所知與所由離而心思馳于耳目外見解情識過于躬行忽近厭常將視名法爲糠粃禮教爲牽纏荒蕩無歸挾詐用罔如佛老之爲者烏乎可老子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此言似是而非也後世用其術以愚黔首而亂天下聖人所以使民由正爲導民之愚如瞽者而授之杖夜行者假之火使不傾跌耳若夫默而識之存乎人聖人豈不欲之其勢必不可得則害且隨之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民不能好學奈何強使知乎雖謂聖人有隱聖人亦不辭矣故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可使由之之謂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不可使知之之謂也。佛氏自言普度羣迷。同證聖果。合下使民知之。誠由之爲無明爲事障。其究聖果未證。而毀形滅倫。惑世亂俗。得罪于名教。正惟此。又如晉人清言。自謂名理。竟以誤國。若儒者理學。功主致知。而偏言聖人所罕言。空譚無用。豈若庸言庸德。可知可能。爲無行不與。世道攸賴乎。不獨此。六合之外。耳目見聞所不及者。何限。莫非道也。聖人開物成務。衣服飲食。宮室耒耜。水火菽粟外。一切隱怪不語。雖兩儀七政之運行。山河海嶽之高深。二

十篇內亦不少槩及況其他乎。惟民有義物有則當然而然之謂路。教人由其所當由。不知其所不必知。六經宗範。孔氏家法。萬世爲君師者。莫之能違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不可好。貧不可疾。旣好勇。又疾貧。二者相乘。逞血氣之剛。而困窮拂鬱。激其憤。必至爲所不當爲。名檢喪而身家亦隨之。此亂由己作者也。不仁之人。誠爲可惡。然須有包承之量。轉移之權。以開其自新之路。若阻抑羅織大甚。使無所容身。托命必逞。其無忌憚之習。而肆毒反噬。此亂由人作者也。亂由己者。已任

其咎亂由人者亦由己激成之大抵溫恭則能安貧
中行則能包荒和平者無憤疾時中者無己甚是以
君子貴調養其性勿暴其氣善變其習和順從容以
爲己則祥以爲人則通好勇疾貧者常由小人疾不
仁己甚者常由君子漢唐宋之亡也皆君子誤國聖
言其著察矣解者謂亂爲迷謬不思是以疾不仁己
甚爲當然與解易否之六二蔽同經術不明世道將
何賴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者矜己之有吝者惟恐人亦有此小有才之通病

二病相因矜已之有自不欲人有不驕亦自不吝聖人所以爲聖惟其心虛量公而材美爲餘事有此二病本源之地渾是荆棘無復高明廣大之度雖有技藝根本撥而枝葉隨之何足觀乎古聖人多矣戡亂致治莫如周公功高位顯莫如周公而謙恭下士尤莫如周公昔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識卑器小是生驕吝秦誓大臣無他技惟其休休有容故有技彥聖皆其材所以好善優于天下也周公雖聖當其定難致治豈一手一足之力惟公虛懷舍已吐握下士所以十亂同心若驕吝自用雖周公之才亦有時乎

窮管子天下才而器小所以盈滿放肆君子蓋稱故
大舜善與人同士以善友天下德者本也材者末也
○墨子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
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七年布
衣之士執贄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
此之時使周公驕而且吝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章卽先難後獲之意三年言其久猶三月三思三
省之三非一之辭至盡也穀善也獲也耕者所獲曰

穀播穀望獲爲學望善不至於穀不自以爲盡善也
力學三年必有所獲而能若無若虛不自足其善是
真知道無盡學無盡可謂好學者矣故不易得朱子
云穀祿也至作志按三年不干祿亦非難事古人比
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
羣五年視博習親友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
年視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謂之大成夫子三十立七
十從心豈三年不干祿遂爲難得乎詩云君子有穀
子云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記云脩禮以耕之講學以
耨之聖人每借耕言學耕者所獲一年有三年之食

三年有九年之食學至三年豈盡無獲而能虛懷忘
善如顏子之屢空無子貢之貨殖有望道之憂無見
小之利如易无妄之九二不耕穫不菑畲象曰不耕
穫未富也與此同惟道積虛所以難得明乎无妄之
說難得之義亦可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四字足辨學者一生守死善道卽篤信好
學之功用危邦亂邦有道無道富貴貧賤卽守死善

通曆之時境處危亂無道須有守死之力量去就
隱見適宜從善道得若不篤信守死好學善道則利
害挫其志富貴昏其識禍福臨前渾是得喪僥倖之
私焉能時措咸宜故士貴篤信好學也蓋仁義道德
本乎性命真見此道爲性命不可須臾離方爲篤信
信篤則學自不厭生死易惑惟篤信者視形骸爲委
蛻天壽爲定命成敗利鈍委諸自然之理一定之數
不每生而怖死則後其身而身存奉天時行利有攸
往脩身俟命因時處義從吾所好不負所學而能善
其道乃爲真篤信好學者矣由是處危邦亂邦去就

明決遇有道無道行止安詳蓋有篤信之心窮通得喪見定不移惟好學之士去就可否從容中道有學守者之能事也自非然者行止顛倒進退狼狽過明良有道而或不免于廢斥處昏邪無道而或萌于利祿此其爲人胸中本無定力何有守死之信生平未嘗學問焉有自善之道無信可守則天下何事不可惑我無道自善則天下何事不可累我故曰恥也此所以貴篤信好學也

此章之意較重好學善道邊語其至者也士苟有志于學不難篤信而患不好學學不好猶不學也則有

非所信而信者矣。苟有志于道，不難守死而患不善道，道不善，非至道也。或有不當死而死者矣。道莫大于出處危亂之國，無道之世，誠不宜偷生。然苟有知幾之哲，又何必輕死？富貴誠不宜貪得。然苟有大行之會，又何必忘世？故危亂之邦，則見幾明決，有道之世，則行義達道，所以察治亂安危之幾者，學也。道也。所以效大行之用者，亦學也。道也。非篤信守死者，不能要之。何心于必信必死乎？君子貴好學以善其道。此也不然，生無用于時，死無聞于世，惡在其饒善道也？尋常未易及此。夫子處春秋所去就，卽是模範。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世俗好扳援鄉里人好議論朝政得失此通病也冒
侵陵之嫌踰爲下之分非居易行素之道君子安常
思不出位時事臧否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事上行
己之道當然耳或曰夫子之於是邦必聞其政如何
曰有聖人之志則可聖人未嘗謀之也謀有黯于意
子曰師摯之始闢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樂以詩爲章樂其聲也詩其辭也聲有五方之異而
辭同如今人唱曲有南北腔其辭一也詩三百皆可
弦可吹可歌口誦其辭聲和其音舞按其節謂之樂

師魯樂官名摯賢而知音始謂在官之初年關雎詩
周南首篇射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皆用之六代之
樂皆在魯至春秋時新聲作而古樂亂矣亂錯誤也
夫子自衛反魯刪詩正樂時師摯尚未適齊故曰始
也子語魯大師樂卽正樂時與之語時風雅頌皆散
亂獨舉關雎舉詩之首也關雎亂則雅頌皆亂雅頌
得所則關雎亦得所矣洋洋美盛也盈耳聽之美也
言樂正條理清明不復如往日錯亂也此章爲師摯
已去三桓僭亂樂官廢職故追思或曰亂樂之終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恹恹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三項總一忠信之薄積習壞之也士君子氣質之偏非一而良心爲根本同也肆志曰狂愚蒙曰侗無材曰慳慳三者皆氣質之偏不回曰直謹厚曰愿無欺曰信三者皆誠一之心凡人志大言大則少委曲僞懂人則不敢妄作沒伎倆人則不會欺罔此常理常情也今之狂者反回邪愚者反輕薄拙者反狡詐則誠朴並喪立人之本亡矣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氣質之偏學問涵養容可變化心地一壞則根本撥將何所施其化誨之術乎

子曰學始不及猶恐失之

此教學者以循循自得之益爲學怠惰者終于無得
其有孳孳汲汲惟日不足者如有所追求而不及功
非不勤矣然此際猶有可慮者焉欲速或疎畧而不
詳進銳或力竭而退速雖小有所得猶恐鹵莽滅裂
掛一漏萬知及弗守雖得必失是以仁者先難而後
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朱子謂學旣如
不及又竦然唯恐或失與子路聞斯行之唯恐有聞
病同方學計獲麟等不達率由於此何註近之而旨
淺

子曰巍巍乎舜禹

句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頌焉

巍巍高大之稱有天下爲天子恒情之所謂巍巍然者也然孰有巍巍乎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乎不與猶言不相干古帝王多矣惟舜與禹以匹夫受禪前後升沈頓殊而舜之心猶然飯糗茹草之心也禹之心猶然胼手胝足之心也素位而行若固有之初不覺天下奄爲我有而我之既有此天下者乃舜所以無爲而治禹所以行所無事者也蓋心同大虛廓然無物而任物之去來四海之富天子之貴藐然無異土芥敝屣處富貴而視天下無與亦猶處貧賤而視富貴如浮雲也彼巢父許由器小識卑視天

下之大夥願驚走故王維詩云曾是巢許淺始知堯
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何但係戀爲與雖有
心辭亦是與以天下恣睢是與以天下桎梏亦是與
樂是與不樂亦是與朱子云不以位爲樂猶未免巢
許之心哉昔人云惟無以天下爲者乃可以有天下
使舜于天下有與則堯卽不以天下授舜矣使禹于
天下有與則舜卽不以天下授禹矣

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于虞故稱虞書云有鯀在
下曰虞舜舜殆其名也生于諸馮之姚墟是爲姚墟
居于馮汭又爲馮姓諸馮地名舊稱在河東孟子以

爲東夷之人者。蓋今浙江餘姚上虞東越之地。說詳
孟子。謚法仁聖盛明曰舜。世紀舜目重瞳。故名重華。
按舜本花名。詩曰。顏如舜華。書曰。重華協于帝。言舜
功德榮華。重合帝堯也。年三十。堯用爲相。三十有三
攝天子。六十堯崩。三年喪畢。踐祚四十八。歲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遂葬焉。壽百有十歲。娶堯二女娥皇。
無子。女英生子均。封于商。或曰。舜九子。

禹夏王名。姁姓。顓頊之裔。父伯鯀。字熙。蜀之汶山廣
柔人。封于崇。爲崇伯。治水無功。舜殛死。初鯀納有莘
氏女曰志。六月六日生禹于鯁。北道之石紐鄉。長于

西羌三十娶于塗山氏。舜使禹平水土，封于有夏，遂受禪。在位八年，南巡守，崩于會稽，遂葬焉。壽一百有六歲。禹嗣父業，勞身勤涉，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冠挂不顧，履遺不取，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行先左，隨以右上。今巫人效其步爲禹步。治水有功，人稱神禹。禹，踽也。獨行無匹之名。詩云：獨行踽踽。古人質直，多卽名爲號。或云：禹名文命，字高密。諡法成功受禪曰禹。風俗通云：禹者，輔也。輔續舜後，皆後人附會解之。禹以揖讓有天下，繼堯舜後，故稱夏后氏。帝之后，以姁王之始也。帝紹而王，革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大者並包之名言堯之爲君功德廣運無外也巍巍以下申言其大天者萬物之統大之至也則準也猶易言與天地準也蕩蕩無垠迹之貌民無能名者大道爲公力不必已出功不必已任非一事一善之可紀而莫非其所苞孕如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之意成功者洪荒首治天地平成所謂於變時雍也煥乎光明貌文章如執中垂統五教明倫之類皆是所謂中天之治卽成功而見文章也則天難名成功文章

皆言堯之爲君巍巍蕩蕩巍乎煥乎皆言大哉朱子云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離顯言微意近舜堯舜功業卽是道德天無言而時行物生卽天之所以爲大也聖人難名而成功文章卽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堯開天首治垂創規模前無往古後無將來恒情處富貴則驕奢堯以天子封侯進陟帝位史稱其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在其中矣恒情見賢能悅卽稱高節孰有如堯之干舜匹夫作相二女女鰥館甥貳室迭爲賓

主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耕稼陶漁之夫者乎天下之大天位之尊從古未聞推以予庶人者自堯始卽推位或俟死後而堯在日卽使舜爲天子二十有八載朝覲巡守一切委之不嫌其逼以至地平天成垂拱而治晏然付天下於天下不知有我不知有人真有若莊生所謂窅然喪其天下焉者矣至如渾沌窮奇檮杌饕餮輩待舜而後去五臣九官十二牧至舜而始命皆惟有堯而後能使舜命之去之也舜之聰明無所不偏而堯之運量無所不包故曰則天難名也民忘在天下誰能指而名之成功文章卽天中無

名處發揮此孰非舜與諸臣爲之而孰非堯之成功文章乎舜禹雖巍巍如日月行天終不出天內故虞史作帝典以舜附堯後良有以也孟子論列聖幾希之統始于舜而不及堯豈非以天之不可階而升乎大抵人主之大大于用人堯之則天舜之無爲皆本于得人舜不得五臣無以紹堯堯不得舜無以紹天故堯則天舜則堯也堯千古首治如萬物資始于天人受氣于父而舜則資生如地含育如母所以承天之施代有終也堯遙也贊其遠舜華也美其功故堯典載堯事惟師錫爲詳命官分治以下至協和風動

皆得舜以後事史稱堯仁如天孟子云爲天下得人
謂之仁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足發明此章之義下章
卽以五臣十亂繼之可知矣

堯帝謚高辛氏之次子姓伊祁氏或云姬姓母慶都
生堯于丹陵十三歲封爲唐侯兄帝摯崩堯年十六
以唐侯踐祚都平陽安邑謂堯在位七十三載授
舜攝位一百載堯崩壽百十有六歲初娶富宜女生
子朱朱生而傲使出就丹至舜封爲房侯謂之虞賓
夏封于唐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書稱堯曰放勳史因以爲名古

人名法疎闊。帝王有天下。或以時爲號。如天地人皇。黃帝金天之類。或以物爲號。如伏羲軒轅之類。或以所居地爲號。如高陽高辛之類。至唐虞以後。頗稱頌功德。故有堯舜放勳重華文命等稱。然簡直不似後世徽號潤色隆重也。二十篇中。記當世處士。卽事爲名。如楚狂長沮桀溺。互鄉達巷之類。倣古遺意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天運數百年一大治。治則必有聖君賢相。際會一時。從古至周。莫盛于唐虞。與周文武之世。唐虞以聖繼聖。君明臣良。師師濟濟。千古創見。周之文武亦以聖繼聖。父子兄弟。穆穆皇皇。千古再見。夫子所以並稱之。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兼唐虞。周古今唯此兩盛耳。然周之十人。內猶有婦人充數。才不信難乎。其稱文王至德。緣于才難之意。有十亂爲臣。復有文武爲君。如唐虞五臣。復有堯舜爲君。皆古今之極盛。而獨贊文德者。明無媿于舜之揖讓也。言外無限感慨。十亂雖盛。而取足婦人視五臣不

無少讓文王至德而武未盡善視堯舜豈無遺恨此
帝王升降之際與下章禹吾無閒然皆寄恨之微辭
也記者首記舜與武相形舜臣曰治武臣曰亂堯舜
開治湯武撥亂世運不同也追思文王其意尤明人
才惟時所用十臣遇舜安知武不爲文當時或未必
有牧野之事遭際存乎時耳此章之意祖舜宗文蓋
帝功莫美于舜王德莫純于文以武王參論者主論
德不主論才歎才難見德尤難也五臣致治而唐虞
中天十人戡亂而共翦一獨夫故武不如文才不如
德周不如唐虞治亂汙隆係乎人如此所以人參天

地稱三才故曰難也

事物之理相待而成故除垢曰汙安民曰撥靖難曰
亂書曰亂于河詩云涉渭爲亂以小舟截流橫渡有
撥亂之意紂之虐不戒衣不定故亂以爲治也何註
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今據尚書皋陶謨五臣弼諧
有夔無契孟子謂契爲司徒堯命之也豈謨成時契
已先亡邪又云十人爲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詩云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爲武王則文母爲武王之
妃也姜太公望之女是也周自太姜而下四世有賢

妃而武王亂臣有婦人自當爲邑姜但克商時武王
年已八十有七不應邑姜尚在太公歸文王時年已
八十不應尚有女未適人者武王年已七十有六不
應納少女爲元妃皆難據也唐虞之際註云堯舜交
會之間乃比于周據十數多于五遂謂唐不際虞虞
不際唐不盛于周謬也夫所謂唐虞之際者非夫子
始合之虞書二帝同典五臣共謨元首股肱明良一
體爲千古中天之際其來已久豈爲與周室較才故
合從而闢勝者哉二聖相承九官十二牧莫非聖哲
舜言五臣特舉共謨者耳以五敵十優劣在言表五

人皆聖十亂多賢其材具本不佞五臣致治十人撥亂其名實亦相遠夫子但舉唐虞之際自足籠罩千古後世人才雖多何足以方之世運有升降所以有婦人九人之歎致不足之憾不專爲才也才雖不及唐虞德猶可方舜孟子謂舜文先後同揆本此以文比舜以武比韶聖人慨歎之意大可見

三分有二謂文王有天下人心大半云爾服如衣服之附體以猶帥也民心不服文王帥以事紂也文王非真有天下土地人民之二受其朝貢也非與紂畫地分壤也惟民心附耳註疏謂雍梁荊豫徐揚六州

歸文冀青兗三州屬紂。因詩二南江漢汝墳。易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推之。然謂梁雍等州去商猶可。謂冀
青兗屬紂。豈獨無一民心附文王者乎。亦拘矣。

文王名昌。姬姓。后稷十六世孫。古公之孫。季歷之子。
周自后稷至公劉。國于豳。古公遷周。至季歷始爲商
之西伯。及文王。周道日盛。伐崇密。作豐。紂忌而囚之。
壽九十七崩。以臣節終。史稱文王被囚。以美人名馬
賂紂。求免。紂賜弓矢。專征伐。及虞芮質成之年。改元。
稱王。九年乃崩。其說無稽。與夫子稱至德意相背。皆
俗儒附會之過也。

武王、文王子。名發。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大妣，生十子。
長曰伯邑考，早卒。其次爲武王。文王爲西伯薨，武王
立，十有一年，商紂無道日甚，武王率諸侯伐之，代商
爲天子。踐祚七年崩，并先爲西伯共，十有八年。而小
戴記謂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然則武王嗣
位時年已七十有五。文王生武王時年二十有二，是
也。記又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果爾，則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有三。在位又十一年伐商，則是九十有四
矣。說者遂謂文武並王。文王末年，虞芮質成，詩云「厥
生卽是文王受命之年」，云「改元九年崩」，以附合武

成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謂武王卽位不改元承文王之九年在位七年崩其謬愈甚文王壽九十七有之謂文王僅十五歲生武王又有兄伯邑考則是文王以十歲婚生子無是理也史又謂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復生少弟唐叔則武王八十二以後人道猶未絕皆附會之說不足信且害道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弗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兒禹吾無間然矣

按禹之事舜也父殛死羽山子七年爲相受禪而有

天下。一聞也。虞以前官天下。傳于賢。禹不傳于賢。而傳于二間也。此二間在常人分上。非小罅。故當世有德衰之疑。疑其利天下也。夫子白禹不利天下之心。曰有天下而不與其。其不與之心。又不可見。故歷數其勤儉實蹟。較重在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一邊。見禹生平勤苦。飲食衣服宮室極淡薄。四海之奉。不過以孝敬神明。盡力民事耳。此其心何心。卽舜無以解憂。五十而慕之心也。豈忘親私子利天下者之所爲乎。故曰無間然也。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以凶德被殛死。而得配享上帝。豈非以禹爲之子乎。至

是乃見禹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不然。平成天地。禹功遠矣。何但無間云爾。豐儉適宜。細行何以稱焉。蓋儉自人主。高節勤儉。本禹素心。而墨道勤苦。纖嗇。援禹自文。禹非食惡衣陋室。若以祀神治民。其去墨幾何。墨以薄爲道。其究無父。而禹以仁孝爲本。念父罔績。不得以天下養。而嗇于自奉。孝子仁人。用心與墨相反。夫子時。墨翟之學盛行。世以孔墨並稱。故發無間之論。

禮服有黻。黻。蔽膝也。上古無衣裳。以獸皮蔽前。聖人制禮。不忘古。倣其意爲黻。詩作茀。易作紱。與茀通。遮

蔽之名一名鞞一名韎韐字或作韍或作鞞或用韎
爲韐爲紱爲鞞用皮爲韍爲鞞爲韎韐爲鞞而韎韐
又皮赤者詩又有素鞞居喪之禮服非喪服亦用皮
也禮家遂以素鞞素裳爲皮弁服說詳玉藻士冠禮
等篇鞞冕皆祭服然朝享亦用之王藻旣云鞞君朱
大夫素士爵韋又云一命緼紱再命三命赤鞞一命
卽士緼與爵皆赤黑色相近而三命卽大夫旣云素
鞞又云朱紱素與朱相去遠是一章之內文義已自
相背何以定後世之從違乎總之周人尚赤凡禮服
衣裳不離赤者近是冕詳第五篇顏淵問爲邦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世所傳古人分田之大體也有田必有水故爲溝洫以備旱澇有水必有道故爲道路以通往來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

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與仞皆八尺。遂上有徑。徑容牛馬。溝上有畛。畛容大車。洫上有涂。涂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道容車二軌。川上有路。路容三軌。則寬幾二丈矣。据此水陸占地頗多。先王以是止侵暴。備水旱。爲永久計。後世謂棄地可惜。開阡陌。以盡地利。而古法變矣。

論語詳解卷八終